

·俞天白 著·

氛围

——一个过了分寸的故事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BK6315

I247.5

1092

3

俞天白 著

氛 围

——一个过了分寸的故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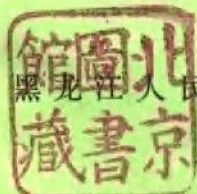
卷首 “他们!”……

卷上 你?……

卷中 我?!……

卷下 他!……

卷末 “我们!”……

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B 104052

责任编辑：龚大章

封面设计：姜 永

氛 围

Fenwei

——一个过了分寸的故事

俞天白 著

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

(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 42 号)

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·印张 8 10/16·插页 5·字数 172,000

1984 年 2 月第 1 版 198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52,000

统一书号：10093·601

定价：1.00 元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回顾五十年代中期生活的小说，写的是反右斗争运动中一群大学生和教授们的命运。

同样的历史场景，每个经历者的感受和评价都不尽相同。作者写的是自己的亲身感受，与当今众多读者看到的同样题材的小说，是不相同的。这些历史画面的重现，读来真实可信，并能启迪人们去深深地思索。

作品表现形式新颖，人物形象鲜明，如大学生汤公卓、曹德燮、徐勃、宗白帆、柳燕、汝彤，教授冯雨樵、严正，党委书记范恒及团委书记杨春黛等，均有自己的特点。



作者近照

作者简介

俞天白，一九三七年夏出生于浙江义乌，自幼接受中国传统的家学。解放以后，参加农业生产，并刻苦自学，一九五六年夏终以同等学历考入上海第一师范学院。毕业后先后任教于上海市江浦中学、黄浦区教师进修学院，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《萌芽》杂志编辑。作品有中长篇小说《吾也狂医生》、《现代人》、《屏》、《危栏》等十余部。

超越真理一步，就要走向荒谬。

——外国格言

过犹不及。

——中国古训

·
卷

首
·

“他们！”

风，已刮了两天两夜，雨中夹着冰雹和飞雪，无情地把严寒抖搂给大地，山林旷野上的草木，都在它们的淫威下颤动。一切看来还刚刚开始。

这是依山傍水的两间瓦房，原是看山屋，孤零零的，现出副残破相。一只二十五瓦的灯泡，带着网尘，在房檐下向四周投射的光霭，时而明亮，时而暗淡，仿佛在悄然喘息着。

男男女女十五六个人，占据了这间被人遗弃似了的小瓦房，已经两天两夜了。前方铁路路基被洪水冲毁，后面的路基也有危险。列车进不能，退不得。小站上小小的旅店无法安排这一列车旅客，他们就搬到这里来了。他们男女混杂，衣不解带，各自守着自己的行李，要睡就躺下，要坐就起来。软卧、硬卧的都留在车厢里，所以他们丝毫也没有尊卑之分，级别的高低也无法用特殊的照顾标志出来。他们是自由的，也是平等的，区别就在于男女和长幼。干粮有人从村寨里送来，要不是对这个鬼天气有半句怨言，要不是急于赶往目的地，这可是块快乐土！

可这个鬼天气！风声，雨雪声，门前溪水的哗哗声，怎么也无法从他们的感觉中排除出去！谁都没有预料到有这么个事故，“哗啦”一声路基崩塌，把每个人的旅行计划全砸碎了，给他们带来各不相同的焦虑。娱乐是无法选择的，唯一的一架袖珍收音机，偏偏在这最需要它的当口没了电，能帮助人们消磨时间的，就是闲聊和扑克牌。扑克牌只有一副，

而且缺三张，沾上手的就不肯放下，两个青年，为此几乎发生殴斗。

最难挨的是夜晚十点以后。根据第一天的经验，电灯断电以后，没有灯火，睡觉吧，寒冷会给你送来疾病；醒着吧，聆听着呼啸而来的风雪，会把白天被强压着的焦虑全部勾起，以至于使人产生神经质的唠叨，招致还想打打瞌睡的旅伴的指责。那被人戏称为“校长先生”的中年汉子，就为此闹过一点纠纷。他外表平平淡淡，并不引人注目，细细注意一下，他的言行举止里还流露着一种故作庄重的矜持，总觉得自己与这些人杂处一室，是天大的委屈。他始终捧着一本用牛皮纸包着封面的小册子，即使光线暗到不能看清大标题也捧着，大有与那些扑克迷不屑为伍的神气，所以他是旅客中唯一不知道姓氏的角色。他总极机警地照管着自己的行李，那是一只油光闪亮的塑料背包，装得鼓鼓的。他不断地发着牢骚，从这条铁路的总设计师，责怪到此刻还冒着风雪在抢修路基的铁道兵。他说：“我是到兄弟学校参观去的！因为临时决定，才没有买到卧铺票的！你看你看，早知道这样，我坐飞机或迟一班车子走，也不会遭这份洋罪了！我是专科学校校长，专科学校就是大学。让大学校长呆在这种鬼地方，只有中国有；铁路路基会塌陷，也只有中国有！……”

这些牢骚白天发一发还不至于怎样，晚上没电，可不行了。但他不揣摩揣摩人们此刻的情绪，又开始向无边的黑夜唠叨了：

“真冷！这鬼地方！……堂堂大学校长！……”

“唠叨什么呀！”有人制止他，语调平和而轻幽。这是躺

在他身边的一个老人。“我老伴心肌梗塞，长途电话催我回去的，也不至于这样咒天骂地……”老人姓樊，被年轻人叫作“老万”。

“我是公事，你是什么？私事！要是我老婆心肌梗塞，我也不急！……”

黑地里，突然爆起一阵哄笑。

“我是大学校长！……”他还想分辩。

“嘻嘻！”这是“小胡子”的耻笑声，“‘老万’才是真正的大
学！中国名牌大学！我看过他的工作证。说不定是党委书记，
比你校长的权力还大！喂，‘老万’，对不对？”

“老万”肯定或者否定的声音还没有传出，有人嚷嚷：“好了好了，请党委书记和校长们安静吧！我困死了！”

于是，风声、雨雪声，溪水声，占据了整个黑幕密封着
似的空间，直到第二天的清晨……

早晨，有人感冒了。“党委书记”老樊连着咳嗽；有几个
年轻人却到林子里抓松鼠取乐。还要过一个晚上，而且风雪
越发大了。看来九点不到就可能断电。抢修路基的工地上需
要大量的电。这又是一个难挨的寒夜！有人在屋角里找到把
破铁锹，在屋中央挖了个两尺见方的火塘，让大家围坐在火
塘边消磨长夜，既有热，又有光。屋后是一片平缓的山林，
柴火有的是，只要你不惜力气。

火塘舔起火舌，满屋子人一起欢呼起来。于是打牌的，
甩出的每一张牌，都分外带劲；闲聊的，语调里也掺进了轻
快和欢乐；而想瞌睡的，也不嫌这个环境的嘈杂了。热和光
真能使人的感情融洽！

把这些光和热送给大家的，是那个姓汤的中年汉子。他古铜色的脸，但有一口洁白如贝的牙齿；刀刻似的抬头纹和眼角的鱼尾纹，一条条的，都表明他思想的深沉；这些，教那些最没有生活经验的孩子，也能朦胧地感受到他是个遭受过严峻的风霜的知识分子。火柴一经划亮，分明地现出他手指的形状：粗而修长，任何人都能想见，这样的手，本来并不是干粗活的，但如今可以代替铁钳，有时也可以当铁爪，甚至可以充当锉刀，它最善于用指尖厚实的粗皮接触世界。修剪指甲的刀剪已经同他无缘了。只有这样的手，在短短的一刻钟内挖出两尺见方、一尺深浅的火塘；只有这样的手，能在后山的树林子里，拔来成捆的枯枝；也只有这样的手，才能充当火钳的职能，直接伸进燃得旺旺的火塘，拨动炭火。

“嚯，老汤，你真有两手！”正把“打牌权”争到手的年轻人“小胡子”难得表示他的赞赏，接着又问，“你是哪儿来的？”

“紫砂峪。”

“啊？你是老右！”“小胡子”肃然起敬，回过头来把他从上到下再打量了一番。
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小胡子”伸起大拇指往脑后一指：

“你的伙伴老汝头告诉我的。你们是难兄难弟！”

老汝躺着，正把穿着沾满黄土的翻毛皮鞋的双脚，伸向火塘边，悠悠地吐着烟圈。他刚同老汤去后山抱了柴火回来。

“你们刚落实政策？”有人问。

“早落实了。”老汝从阴影里送来答话，“我们是出差碰到

的，是巧遇。”

“黑桃老K！……”

寒夜，随着一把把柴火的炭化而逐渐消去。南窗上仅有的一块玻璃早已淌着汗，在积了多年的灰尘上划起几条小沟。“老万”的喘咳也沉寂下去了。阴影里响起了使人想起家庭温馨的鼾声，他们在追寻昨晚丢失的梦幻和安乐。风雪依然在山林间逞威，呼啸声尖脆而凄厉。打牌的极度的兴奋和专注，使他们忘记了火塘里的火焰在逐渐降低，以至于使他们眼前的牌面模糊、暗淡起来。

火塘边沉睡的人，开始一个个醒来。其中包括“大学校长”和老汝。“老万”喘咳又频繁起来了。“小胡子”看看老汤，正倚在他那只大号旅行袋上酣睡，便“命令”身边正在观战的胖子旅伴：

“去屋角抱点柴火！”

胖子很快回来了，只用右手抓着一小把枯枝。

“就剩这一点了。”

这点柴火烧不到半小时。现在刚凌晨一点。

于是大家互相轮视着。那目光是不言而喻的：谁去后山拣柴火？这一圈扑克迷，莫看个个长得牛高马大，精旺神足，但生来都是不耻于干这种营生的。尽管他们白天去抓过松鼠，熟悉这周围的地理环境，尽管他们在豪言壮语中根本不把野猪虎狼放在眼皮底下。这一刻，懒惰和恐惧，却都掺和在一起了。

“呼——哗！”风雪声，溪水声，似乎有意把他们间的沉默撕碎，也似乎有意把这种沉默凝结得更牢固。它极象狼嗥。

“大学校长”瑟瑟索索地摸到掉在屁股边的小书，又摆起了那种象专注、又象不屑与他们为伍的神气，企图把自己拉出这个僵局之外。

这启发了“小胡子”。他的下巴往那边一伸：

“你——”

别看室内光线极度昏暗，别看小书遮着脸面，“大学校长”非常机敏，他凭着黝黑房檩上人影的晃动和空气的微微震动，能感觉到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到他身上，而且有所表示了。但他不慌。他最大本事不是感觉到，而是能极迅速、极自然地把这种注意力和指点，不露痕迹地转移到旁人身上去。这对于他似乎是训练有素的。他突然放下书，脑袋顺着“小胡子”所点的方面一转：

“喂！他们请你去拿柴火。党委书记同志！”

“党委书记”“老万”正发出一阵喘咳。他两颊火红，看来正在发烧。

这局面令人惊奇，也令人气愤！“小胡子”不禁一怔。但经过几秒钟，他忽然冷冷地一笑：

“行。反正一样。”

“不。我去。”那个老汤不知在什么时候醒了。他坐起来，把“老万”和“大学校长”藏进了他的阴影里……

“呼——哗！”狼嗥般的风雪声猛烈地叩击着窗户。“沙拉拉！”那是雪珠，也象猛兽在屋后扒着破窗棂。刚出去解便的扑克迷突然推门进来，带来一股冷风和一声令人汗毛直竖的怪叫：

“真可怕！……”

老汤出去了。老汝望着他的背影，那神态分明是想伴他走一趟，可犹豫了一下，还是躺下了。房子里已不再有原先那样的宁静了。多半的人醒了。牌照样打，无奈人们对这个天气，这次遭遇的怨气又给挑逗起来了。毫无顾忌的诅咒，压下了屋外咆哮着的风雪声。

“咦，怎么老汤还不回来？”

过了好久，火焰又低落下去，黑幕又从房檩、屋角间拉过来。火塘旁已没有枯枝可添了。大家的注意力突然集中到门外的老汤身上。风，无情地撕裂着黑夜的沉寂；雪霰，猛烈地敲打着瓦楞。静听，风啸雨打声中确有狼在嗥，呜呜，呜呜！令人毛发悚然。初到这里那一刻，老乡们确实关照过他们这里有狼！人们紧张地望着并未关死的门扇，一种共同的忧虑在睫毛下荡漾。“大学校长”也丢了书本，用目光在火塘边的几张脸上搜寻，似乎要追查是谁促使老汤独自出去的责任似的。这是一种在出事以后常常可以在一些领导人眉眼间看到的神态，他这一刻流露得是如此的鲜明，宛如一种悠长岁月中形成的本能，可见其积习之深。不停喘咳着的“老万”，开始瑟瑟索索地穿起翻盖在胸前代棉被的棉衣，并掏出件白衬衫，当做围巾缠住自己的脖子，显然想采取什么关注的行动。

然而，这行动被平躺着的老汝抢了先。他有一米七十以上的身材，前额宽广，两腮圆润，眉眼清朗，尽管两鬓过早地染了霜，眼皮下的皮肉已经松弛，但也可想见他曾有过一副多么文静的令少女迷恋的仪态！他先慢慢地坐起来，每个动作都描绘他内心有着一场该不该作此动作的矛盾冲突。当

“老万”在脖子上缠起了白衬衫，他毅然站起身，翻毛皮鞋一步就跨过了火塘。

“我陪你去！”“老万”急急忙忙地站起身。

“呼——哗！”使整幢小屋摇晃的一阵大风，吞噬了他表示谢绝的一个词，也压下老人再次要求的一个词。

他走到了门口。风从门缝里挤进来，带给他一股尘垢味。

他还没有伸手，门扇，突然开启了。门洞外，站着那个老汤。他双手搂抱着一大捆枯枝。雨水，使他的头脸、衣着，都在暗淡的火塘微光下，闪着几丝暗光。

老汤急忙把他让进屋里，关上门扇。大家也松了口气。

“你怎么啦？”几张嘴一起问，“去了差不多一个钟头！”

“我想去打一个电话，请医生看看‘老万’的病。”他把柴火丢在屋角里，抓起一把塞进火塘，火塘周围顿时飘浮起一股淡淡的水气，“我过桥去，可怎么也找不到村落。回来时还差一点掉进河里。桥板没有搭牢……”

“老万”解下了白衬衫，热泪却涌上了老眼：

“谢谢！……明天再说吧！……”

“你看！”“小胡子”突然兴奋起来了，把纸牌攥在手心，向他伸起大拇指，“要树碑的话，他就是第一个！”

“老汤树碑当然够条件。不过，我说的是不要绝对化……”

争论继续了。

“怎么回事？”老汤拨拨柴火，脱着湿衣裳，边问。

“就是那场争论。”“小胡子”提醒的是曾经发生在这里的一场争论：要不要给所有蒙受冤案的同志树碑；纪念碑。

他的唇际挂起了一缕苦笑：

“你们太年轻。你们并不理解那个年代。”

“怎么说？”“小胡子”摺下了手里的牌。

他拎着半旧的藏青中山装的两肩，凑近火塘，把“大学校长”、老汝他们突然藏进了阴影里。

“好吧，反正有时间，我就谈谈二十五年前，我亲身经历的那些事情吧。可能你们听了会感到失望的。不过我说的都是真实的。”

火舌又在火塘里飞窜起来了，几点火星子在人们的头顶欢乐地跳跃着，飞旋着，空气里洋溢着清新的松脂香。

“怎么说呢？……这样吧，前年，我们大学时代的多数同学曾经重聚过一次，谈了一晚上，都是回忆当年的生活情景的。我就按照当时各人叙述的说吧。”

又一阵朔风，从他们屋顶上掠过：呼啦，哗！……

·
卷

上
·

你?